

特务连

徐贵祥



14.你这是干什么

我没有防备苏晓杭会关心我,我赶紧往前跨了几步说,没关系,我好着呢。她惊讶地看着我说,啊,原来你的腿是好的。我明白大意失荆州了,马上左腿长右腿短地又蹦跶几步说,我这腿认路,时好时坏。她疑惑地看着我说,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

走到地下通道的楼梯口的时候,我对她说,把花给我。她问,你要干什么?我说,上去之后还要经过七个病房,左边三个,右边四个,如果里面有医生护士查房,一看见你手捧鲜花,马上就知道你是来探视的,我们就暴露了。

苏晓杭想了想说,那花怎么办?我说你放心,我们特务连训练有素,早有安排。我在楼梯拐弯的地方,掏出一根铁钉,像钥匙那样顺理成章地打开一个永固牌的大铁锁,拉开暗门,那是当初建这幢楼的时候安装暖气留下的备用出入口。我把鲜花放在里面,又从里面取出一件白大褂,护士帽,大口罩。

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苏晓杭起先兴致盎然地看着我,后来就收敛了笑容说,你这是干什么?我说,这是纪律,我得遵守医院的纪律。苏晓杭问,这是你们连长让你这么做的吗?我说你也太小看我的素质了,这些起码的工作还要我们连长交代?我们连长只交代,把苏同志顺利地领进来就行了,剩下的事情全由我来想办法了。

苏晓杭说,你是想让我穿上白大褂化装进去?我说入乡随俗。苏晓杭笑了,然后轻轻地摇摇头,用无奈的口气说,好吧,就听你的。我本来是光明正大来的,让你这么一折腾,反而心虚了。我说习惯了就好了,来日方长,这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我们的,不,更好地开展你们的地下工作。我当然还得瘸着走路,我一瘸一拐地领着苏晓杭到了307病房门前,把虚掩着的门打开,我们的连长正在里面探头探脑。我向他笑了一下,又向苏晓杭笑了一笑,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苏晓杭刚进门,我们的连长就扑了过

来——我用“扑”字来形容我们连长的丑态一点儿也不过分,因为他的腿伤是真的,他是单腿跳过来的,抓住苏晓杭的手,顺势就把苏晓杭抱在——不,应该说是半拥半抱在怀里,更确切地说,他是顺势靠在苏晓杭的身上。苏晓杭有点发窘,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着我。

我倒是无所谓,我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我向陈骁递了个坏笑,就很懂事地退出门外。我没有把门关上,我相信这个工作会由我们连长亲自下手。

到此为止,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,我还得在门外溜达,就像电影里秘密联络点外面的修鞋匠或者卖香烟的小贩。

这两天我已经把医生和护士查房的规律研究透了,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,他们一般不到病房来。中午有一次量体温送药,应该在11时30分,前后误差不会超过3分钟,而且顺序是从322病房那边过来,等他们到了312病房,苏晓杭再撤也来得及,当然还是从东边的地下通道,跟送药的护士背道而驰。

老话说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,这话太对了。虽然我老谋深算给陈骁和苏晓杭打掩护,但是有一次突然有两个实习的女军医来突然袭击,差点儿就暴露了。好在我利用自己的瘸腿,在关键的时候摔了一跤,将实习女军医的注意力吸引过来,掩护了苏晓杭及时撤离病房。后来我知道了,那天反常到我们病房搞突然袭击查房的两个丫头,是第二军医大的实习生,更为重要的是,那个稍微黑一点的虎牙女兵,竟然是我们阍副军长的小女儿阍尽染同志。

我必须替我们连长讲一句公道话,如果苏晓杭没有来探视,他的多数时间都是辅导我复习。即便是他和苏晓杭约会,也不完全让我在外面坐冷板凳,如果是正常的探视时间,陈骁就让我跟苏晓杭一起当他的听众。那段时间陈骁格外活跃,大概是受到爱情的滋润,才思敏捷,灵感泉涌。他给我和苏晓杭演讲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,怎样把军官当得像军官。讲得激动了,陈骁挥动手臂说,战斗部队的连长应该是这样的,应该是那样的,应该是穿这样的,应该是装备那样的,应该是干这样的,应该是不干那样的……

55.叶雁痕的确有密谋杀死丈夫的嫌疑

萧邦丝毫未被叶雁痕的哭声所影响,继续面无表情地说:“然而,‘巨鲸’号上发生了一系列意外。苏浚航当过船长,人又非常精明,嗅出了船上的危险气息多半是冲着他来的。于是,他让大副召集司机,逐一排查。这时,有个叫李子仪的江苏司机,说老板让他在车里装了白酒。苏浚航情急之下,便带着叶雁鸣、大副去放置小轿车的第三层货舱,并让李子仪叫来那个姓杜的老板,亲自查看李子仪所说的白酒。李子仪将汽车的后备箱打开后,向后退了几步,汽车突然就爆炸了,当场将苏浚航炸昏,他的脸部也严重灼伤。苏浚航经过船医的抢救,醒了过来,联系起叶雁痕平时的表现,他开始怀疑叶雁鸣,于是他决定将自己与叶雁鸣隔离开来,等上岸后再收拾他和他的姐姐。但让苏浚航没想到的是,他躲进了散席舱后,货舱又连续发生了爆炸,船又强行调头,导致倾覆,他自己因为有过硬的潜水技术,逃得性命,深感此次海难是人为制造而成的,因此他做了面部植皮手术,隐姓埋名,在大港海事大学附近的‘航模一条街’干起了制作船模的营生,私下里调查这起海难的真相。

“经过两年的调查,他掌握了大量证据。他本来可以直接杀掉叶雁痕,但他也清楚,叶雁痕虽然有杀他之心,毕竟叶雁鸣没有实际行动,而自己过去的确曾有过不住妻子的地方。但这种恨又使他难以平静,于是他决定让叶雁痕送给他的礼物——也就是这枚船舵出现,让妻子也受点精神上的折磨。再者,他也想通过这枚船舵的出现,观察叶雁痕到底有什么行动,便于他顺藤摸瓜,找到更多的证据。于是,23天前的那个晚上,就出现了叶雁痕卧室里突然出现带血船舵的那一幕。果然不出苏浚航所料,叶雁痕发现船舵后非常惊恐,便找到了孟中华。而孟中华正好借机大做文章,设计了许多陷阱,使本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,叶雁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,反而卷入更大的漩涡之中。

“综上所述,可以得出以下结论:叶雁痕的确有密谋杀死丈夫的嫌疑,但其情节并没

有构成杀人事实,因此虽然有罪,却是这起海难中,罪责最轻的一个。”

大家默不作声。场面变得安静极了。良久,叶雁痕也停止了抽泣,红着眼睛感激地看了萧邦一眼,颤着嗓子说:“谢谢你……”

苏振海突然说:“如果按萧先生的说法,这里头,还有罪责比雁痕更大的?”“当然有。”萧邦冷冷地说,“而且不止一个!”

“哦?”苏振海似乎来了兴致,“那就请萧先生继续讲吧,在讲之前,能不能陪老头子喝杯酒?”他端起了酒杯。萧邦纹丝不动,说道:“我今夜前来,并不是来喝酒的,谢谢苏老船长的好意。”

王啸岩已有些愠怒,他觉得自己是老丈人面前表现的时候到了,大声说:“姓萧的,你好大的架子!要知道爸爸是很少敬人酒的,你算个什么东西?”“我不是东西,”萧邦说,“王总先别生气,马上就讲到你了。”王啸岩怒道:“讲到我什么?难道这起海难是我制造的?”他站了起来。

萧邦没理睬,接着说:“对于王先生的问题,回答是肯定的。你跟叶雁痕不同,你要的是权,而不是情。你在蓝鲸干了十多年,从一个普通员工干到主管业务的副总裁,按说,你应该感谢苏家才对。是苏老船长当年亲自去大学里招你进的公司,慢慢地培养你,并将女儿嫁给你。这种恩德,旁人听了都会动容。可是你呢?你在获得了这一切之后,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名贫困大学生,忘记了做人不能忘本,而是让欲望无限膨胀。随着你对航运业务研究的深入,你开始目空一切,觉得苏浚航也不过如此,他当总裁,只不过因为他是苏老船长的儿子,子承父业而已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于是‘取而代之’的想法,一度让你彻夜难眠。但你深知苏老船长洞察秋毫,你再怎么努力,也不可能罢了苏浚航而让你执掌蓝鲸,除非苏浚航死了,你才会有机会。

“于是,你开始策划谋杀苏浚航,其思路也与叶雁痕大同小异。唯一不同的是,叶雁痕找错了人,选择了善良的弟弟;而你,找准了你的表哥——江苏连通货运公司的总经理杜志明。”

惊世大海难



怀旧船长

新民百姓装潢设计艺术节画展作品选



■ 胡振郎《清溪晨韵》



■ 张复兴《远山》



■ 萧守棉《春色》



■ 陆志文《巴黎圣马丁运河》



■ 金勇《荷塘秀色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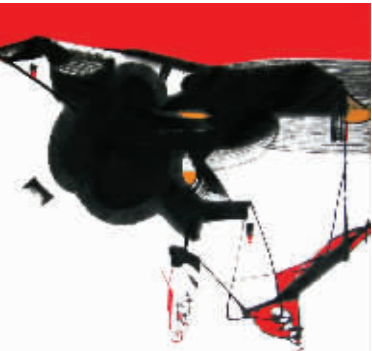
■ 徐昌醅《大吉图》



■ 金正惠《竹雀图》



■ 董之一《钟馗八仙》



■ 应诗流《梦江南》

中华民族历来有家庭收藏、布置字画的传统。这种传统促成了绘画书法艺术的传承,同时也繁荣了当时的艺术市场。如今欣逢盛世,无论从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,还是从构建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来说,这种传统都应发扬广大。当代书画家理当走出“象牙之塔”,去感受时代的脉搏,去体验社会的气息,以丰沛的激情、健朗的审美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,让绘画走进千家万户。近期举办的“新民百姓装潢首届设计艺术节”,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,邀请了9位画家参与,和市民进行交流,这里选登他们参展的部分作品。 张复兴